

风 科 珍
尔 幻 藏
纳 名 本
选 著
集

JULES VERNE

1828-1905

格 兰 特
船 长 的
儿 女

格兰特船长的儿女

中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格兰特船长的儿女

第

儒勒·凡尔纳著 范希衡译



中国青年出版社

目次

第一章	回到船上.....	271
第二章	透利斯探达昆雅.....	285
第三章	阿姆斯特丹岛.....	296
第四章	巴加内尔和麦克那布斯打赌.....	307
第五章	印度洋的怒涛.....	322
第六章	百奴衣角.....	334
第七章	艾尔通.....	345
第八章	到内陆去.....	358
第九章	维多利亚省.....	369
第十章	维买拉河.....	379
第十一章	柏克与斯图亚特.....	391
第十二章	由墨尔本到散达斯特的铁路.....	401
第十三章	地理课得过第一奖.....	413
第十四章	亚历山大山的金矿.....	426
第十五章	《澳大利亚新西兰日报》.....	439
第十六章	少校坚持那些是猴子.....	450
第十七章	百万富翁做了畜牧主.....	462
第十八章	澳洲的阿尔卑斯山.....	476
第十九章	惊人的事变.....	489

第 二 十 章	上陆(aland)——西兰(zealand)	502
第二十一章	四天的焦急	514
第二十二章	艾登城	527

第一章

回到船上

一回到船上，大家都陶醉在重逢的欢乐里。格里那凡爵士不愿意因为寻访失败而在大家的兴头儿上泼一瓢冷水。所以他的第一句话就是：“要有信心！朋友们，要有信心！格兰特船长虽然没有跟我们一同回来，但是我们有把握找到他。”

为了不使那两位女客失望，这种保证是十分必要的。

的确，当那小艇慢慢划近大船的时候，海伦夫人和玛丽·格兰特已经等得焦急万分了。她们在尾楼顶上仔细打量着回船的人们。那少女有时感到绝望，有时又感到高兴，她好像看见了哈利·格兰特。她的心跳得厉害；她话也说不出；她站都站不稳。幸亏海伦夫人用胳膊搂住了她。孟格尔也站在她的身边，一声不响地望着小艇；他那双水手的眼睛很尖，即使看远方的东西也能看得清清楚楚，可是他就没有看到格兰特船长。

“他就在那儿！他来了！我的父亲！”那少女嘟哝着。

然而，小艇越走越近，这种自己骗自己的想头已经成为泡影了。那一群归来的旅客离大船不足一百英寻^①了，不仅海伦

^① 见第一册第67页注。



海伦夫人和玛丽·格兰特在尾楼顶上打量着回船的人们。

夫人和孟格尔看清了小艇里没有格兰特船长，就是玛丽自己也是泪眼模糊地感到没有任何希望了。就在这时候格里那凡爵士到了，并说出那句话来宽慰他们，真是及时投下一颗定心丸啊。

大家一阵拥抱之后，他们把这次在陆上探险碰到的若干意外的周折告诉了海伦夫人、格兰特小姐和孟格尔船长。首先，格里那凡爵士提起巴加内尔凭他的锐敏的智慧给那文件找到一个新的解释的事。他又夸奖了小罗伯尔，说玛丽有这样一个好弟弟，真值得自豪。小罗伯尔的勇敢和热诚，以及他所经历的各种危险，格里那凡都突出地说给大家听了，说得那孩子难为情起来，不晓得躲到哪里去才好，幸而他姊姊张开了两臂，把他没头没脑地搂在怀里。

“不要怕难为情呀，罗伯尔，”孟格尔说，“你这才显得不愧为格兰特船长的儿子！”

他伸出两臂把玛丽的弟弟拖起来，吻着他的小脸，小脸上还沾着那少女的眼泪哩。

我们在这里略提一句：少校和那地理学家也受到了热诚的欢迎，那慷慨的塔卡夫也光荣地被谈到了。海伦夫人很懊悔不曾有机会和那位诚笃的印地安人握一握手。麦克那布斯在这一阵欢叙之后，就钻到自己的房间里，用他宁静的、稳定的手刮胡子去了。至于巴加内尔呢，他却东跑西颠，寻这个，找那个，仿佛是一只蜜蜂，从各方面吸取着人们对他赞美和微笑的蜜汁。他要吻一吻邓肯号上的全体船员，并且坚持连海伦夫人和玛丽·格兰特都在内，因而他就从她们俩开始，一个个地吻过去，直吻到奥比内先生。

奥比内先生觉得没有更好的方法答谢他的盛情，只有宣布开午饭。

“开午饭！”巴加内尔叫起来。

“是的，巴加内尔先生。”奥比内回答。

“真正是一顿午饭吗？真正是坐在一张桌子上吃吗？有餐具，有餐巾吗？”

“当然咯，巴加内尔先生。”

“不再吃‘沙肌’^①，吃灰煨蛋，吃鸵鸟肋条了吗？”

“啊！先生！这话从哪里说起！”那司务长回答，感到他烹调的本领让人挖苦了。

“我不是挖苦你呀，我的朋友，”那学者微笑着说，“要知道，我们一个月来就是吃的这些东西，而且我们不是坐在桌上吃，却是躺在地上吃，要不然就骑在树枝上吃。因此，你刚才宣布开午饭，这在我，就仿佛是做梦，是讲故事，是想入非非！”

“那么，我们就去证实一下这顿午饭是不是真的吧，巴加内尔先生。”海伦夫人回答说，不由得笑了起来。

“让我搀着您的胳膊。”那殷勤的地理学家说。

“阁下对于邓肯号没有什么命令给我吗？”孟格尔问。

“我亲爱的约翰，”格里那凡回答说，“午饭后我们再从容地讨论一下我们的新的探险计划吧。”

游船上的乘客和船长都到方厅里来了。船长吩咐机器师保持火力，以便一接到命令就开船。

① 南美当地人吃的一种干牛肉。

少校刮了脸，旅客们也都很快地梳洗了一下，全体围坐在餐桌旁了。

奥比内先生预备的午饭，大家都吃得眉开眼笑，个个都说好吃，比判帕区里那些盛筵高明多了。巴加内尔每样菜都取两份，他说这是“由于粗心”。

提到粗心，格里那凡夫人就问那位可爱的法国人有没有犯过他那个老毛病。少校和格里那凡爵士互相看了一眼，彼此会意地微笑着。而巴加内尔自己呢，却大笑起来，笑得那么天真，并且首先以荣誉保证以后在整个的行程中绝不再犯粗心大意的毛病了；然后他把他苦读喀孟斯的作品和说话人家不懂的事一五一十地说出来，说得津津有味。

“总之，”他最后又补一句说，“吃一次亏，学一次乖，其实那次错误，我并不吃亏。”

“我可敬的朋友，这话怎么讲？”少校问。

“很简单吗！由于这次错误，我不但会说西班牙语，连葡萄牙语也会说了。学会两种语言不比学会一种更好吗？”

“原来如此，我还真没有想到哩。”麦克那布斯回答说，“恭喜你，巴加内尔，诚恳地恭喜你一学就学会了两种语言！”

大家都祝贺巴加内尔，巴加内尔却在那里不住地吃着，一口也不饶。他忙着一边吃一边和别人谈话。但是席间有个秘密他没有注意到，却被格里那凡看出来：那就是孟格尔坐在玛丽的身旁对她表现出那种殷勤关切的样子。海伦夫人对她的丈夫挤挤眼，表示“一向就是这样！”格里那凡带着一种慈爱的同情看看那两个青年男女。他猛地叫了一声孟格尔，不过他所问的却并不是那回事。

“孟格尔，你这次航行的情形怎么样？”

“顺利极了，”那船长回答，“不过，我要报告阁下，我们没有打麦哲伦海峡过。”

“好呀！”巴加内尔叫起来，“我不在船上，你们就背着我绕过合恩角了！”

“你去上吊吧！”少校说。

“你这个自私自利的家伙！你为了想把我那根绳子弄到手，居然要劝我上吊！①”那地理学家堵了他一句。

“你别懊悔没有看见那个合恩角呀，我亲爱的巴加内尔，”格里那凡说，“除非你有分身法，否则你怎么能同时到几个地方呢？你已经在判帕区草原里跑过了，还能同时绕过合恩角吗？”

“能尽管是不能，后悔却还是一样后悔呀。”那学者反驳。

大家不再逗他往下说了，就让他拿这句回答结束了这个枝节问题。孟格尔又继续叙述他的航行经过。他沿着美洲的海岸走，观察了美洲西边所有的群岛，都没有发现不列颠尼亚号的任何痕迹。到了皮拉尔角，靠近麦哲伦海峡入口的地方，正赶上顺风，他就直向南方驶去；邓肯号沿着德索拉西翁那带岛屿航行，直抵南纬六十七度线，然后绕过合恩角，沿着火地前进，穿过勒美尔海峡，再沿着巴塔戈尼亚海岸北上。它驶到和哥连德角同纬度的地方遇到了大风，就是在判帕区草原上雷电交作的时候猛烈袭击着格里那凡一行人的那阵大风。但是游船依然无恙；它靠近海岸航来航去已经三天了，不耐烦地等

① 欧洲人的迷信，吊死人的绳子带在身上是吉利的。

待着陆上的行人，直到听到枪响的时候。至于格里那凡夫人和格兰特小姐，如果邓肯号船长再不佩服她们那种稀有的大无畏精神也就太不公平了，因为她们在风浪面前不曾有丝毫的畏惧。虽然她们有时也表现出一点儿焦急心情，那只是因为她们想到了当时正在阿根廷草原上旅行的朋友们啊！

孟格尔的叙述就这样结束了，格里那凡爵士嘉奖了他一番。然后，又转向玛丽说：

“我亲爱的小姐，我看孟格尔很赞扬你的那些优点，我想，你在他的船上住着一一定也不会觉得心烦。”

“怎么会觉得心烦呢？”玛丽回答，说话时眼睛望着海伦夫人，似乎同时也在望着那青年船长。

“啊！我姊姊很爱你，孟格尔先生，”小罗伯尔叫起来，“我也爱你呀！”

“同样地，我也爱你，我亲爱的孩子。”孟格尔回答，他给这孩子的一句话说得很有点窘，而玛丽·格兰特的脸上也泛起一阵红晕。

为了转变话题，孟格尔接着又说：

“我把邓肯号的航行经过说完了，阁下能把横贯美洲大陆旅行的详细情形和我们这位小英雄的事迹也给我们说一说吗？”

没有比这更能使海伦夫人和格兰特小姐爱听的了。因此，格里那凡赶快满足了她们的好奇心。他详详细细地、一幕接着一幕地把两洋之间的旅行说出来。爬安达斯山，遇到地震，罗伯尔失踪，兀鹰把他抓起来，塔卡夫的一枪，和红狼的一场恶战，那小孩子的牺牲精神，马奴埃尔军曹，洪水，在“翁比”

树上避难，雷打到树上，树上起大火，鳄鱼，飓风，大西洋岸上的一夜，所有这一切，不管是可乐的或是可怕的，都原原本本地说出来了，使听众们忽而欣喜，忽而惊惧。叙述中有许多场合使罗伯尔获得了他的姊姊和海伦夫人的抚慰。从来没有哪个孩子像他此刻这样被热爱他的人们紧抱和狂吻过。

格里那凡叙述完了的时候，又加上一句说：

“现在，朋友们，要想到当前应做的事了；过去的过去了，未来是属于我们的，我们再谈谈格兰特船长吧。”

午饭吃完了。大家都跑到格里那凡夫人的小客厅里来；他们围着一张桌子坐下，桌上满堆着彩色的和素底的地图，谈话立刻开始。

“我亲爱的海伦，”格里那凡爵士说，“我上船时就告诉过你：不列颠尼亚号的失事船员没有跟我们一同回来，但是我有空前的希望能找到他们。我们横跨美洲跑了一趟的结果，就是有了这样一个信心，或者更恰当地说，有了这样一个把握：那只船失事既不是在太平洋沿岸，也不是在大西洋沿岸。总而言之，我们误解了文件的意思，关于巴塔戈尼亚这一方面的解释，完全错了。幸亏我们的朋友巴加内尔忽然灵机一动，发现了这个错误。他证明我们找错了路，他重新解释了那文件，所以我们心里不能再有任何迟疑了。他是拿那张法文的文件来解释的，我请巴加内尔在这里再解释一番，好让大家更放心一些。”

那学者接受了这个请求，立刻就讲起来。他把 *gonie* 和 *indi* 这两个不完全的字讲得头头是道。他有力地 把“澳大利亚”(Australie) 一词从 *austral* 这个字里解释出来；他证明



那学者接受了这个请求，立刻就讲起来。

格兰特船长离开秘鲁海岸回到欧洲的时候，可能因为船上的机件失灵，被太平洋的南部海流打到了澳洲海岸。最后，他那些巧妙的假定和精细的推断，连那位性格执拗、不易受空想蒙蔽的孟格尔也完全赞同了。

巴加内尔讲完之后，格里那凡就宣布邓肯号立刻要往澳洲开。

这时，少校要求在命令掉头向东之前让他再提出一个小小的意见。

“你说吧，麦克那布斯。”格里那凡说。

“我的目的不是要削弱我们的朋友巴加内尔的论断，更不是要推翻它，”少校说，“我觉得他这些意见都很审慎、锐敏，完全值得我们注意，理应作为我们今后寻访的基础。不过，我希望我们对这些文件再作最后一次的推敲，以求达到无可非难并且无人非难的程度。”

大家不知道那位谨慎的麦克那布斯究竟用意何在，听他这番话都有些着急。

“接着说吧，少校，”巴加内尔说，“我准备答复你所提的一切问题。”

“我的问题简单极了。”少校说，“五个月前，我们在克来德湾里研究这三个文件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所解释出来的意义是很明显的。除了巴塔戈尼亚的东海岸，就没有别的海岸可以假定作为沉船的地点了。关于这一点，我们甚至于连怀疑的影儿也没有。”

“你想得对呀。”格里那凡说。

“后来，”少校又说，“巴加内尔像有神差鬼使的一般，粗心

大意地上了我们的这条船了，我们拿了这三个文件给他看，他也毫无保留地赞成我们在美洲海岸上搜寻。”

“我同意你的话。”地理学家回答。

“然而，我们错了。”少校说。

“是呀，我们错了，”巴加内尔学他的样说了一句，“但是，麦克那布斯，人总是免不了有错的，错了就一直错下去那才是傻瓜哩。”

“等我说完了呀，巴加内尔，”少校回答，“你别这样性急。我绝不是说我们还要在美洲找。”

“那么你是要说什么呢？”格里那凡问。

“我只要你们承认一句话，没有别的，只要你们承认：现在澳洲仿佛是不列颠尼亚号的出事地点，就和当初美洲仿佛是那只船的出事地点一样地明显。”

“我们当然承认啦。”巴加内尔回答。

“我只要你说这句话，”少校又说，“我就根据你这句话告诉你：你那个想象力可不要老是今天看着这个是明显的，明天看着那个是明显的，今天的‘明显’否定了昨天，明天的‘明显’又要否定今天了。谁敢保证我们在澳洲寻找了之后，不会再有一个地方看来和美洲、澳洲一样地明显呢？谁敢保证，万一在澳洲寻找又失败了，你不又觉得很‘明显’地要到别的地方去找呢？”

格里那凡和巴加内尔面面相觑，说不出一句话。少校的想法太正确了，使他们十分惊讶。

“因此我要求，”少校接着说，“在启程到澳洲之前再作最后一次的验证。这里是文件，这里是地图。我们把三十七度

线穿过的各点一个个地研究一下，看看另外有没有哪个地方在文件里明确地指示出来。”

“这个太容易了，并不需要多少时间，”巴加内尔回答，“因为很侥幸，这条纬度线经过的陆地很少。”

“我们就来看吧。”少校说着，就打开一张英国版依麦卡忒^①投影法印制的地球平面图，整个的地形都呈现在大家的眼前。

地图是摆在海伦夫人面前的，大家都凑拢来找个适当的位置，听巴加内尔按图解释。

“我已经给你们讲过了，”那地理学家说，“三十七度线穿过南美洲之后，就是透利斯探达昆雅群岛。我认为文件里没有一个字跟这群岛屿的名字有关联的。”

大家仔细检查了一下文件，不能不承认巴加内尔说得对，因而一致丢下了透利斯探达昆雅群岛。

“再往下看，”地理学家又说，“出了大西洋，我们就到好望角，比这条纬度线低两度，然后我们就进入印度洋。我们在路上只碰到一群岛屿，就是阿姆斯特丹群岛。我们再和透利斯探达昆雅群岛一样，在文件上检查一下。”

大家又仔细对照了一番，阿姆斯特丹群岛也放弃了。不论是法文、英文或德文文件，不论是完整的或不完整的字都与印度洋里的这群岛屿无关。

“现在，我们到澳洲了。”巴加内尔又说，“三十七度线穿过这大陆，由百奴衣角进去，由吐福湾出来。你们一定和我一

^① 麦卡忒(1512—1594)，佛兰德斯(旧地区名，位于今法国西北部和比利时西部)的地理学家，近代数学地理学的创始人之一。

样，要认为英文文件上的 *stra* 和法文文件上的 *austral*，不带丝毫勉强，都适合于‘澳大利亚’(*Australie*) 这个字。事实太明显了，我用不着多说。”

每个人都赞同巴加内尔的这个结论。这个审查办法把一切可能性都集中到他这方面来了。

“再往前看。”少校说。

“再往前看吧，”地理学家回答，“在地图上旅行容易得很。离开吐福湾就到澳洲东面那片海峡，我们遇到新西兰。首先我要提起你们注意，法文文件上的 *continent*，不可否认地是指一个‘大陆’。因此，新西兰既然只是一个岛，格兰特船长就不可能逃到那上面去了。虽然如此，我还要请你们多多研究、比较，把每一个字都反复地审察一番，看看有没有新西兰的可能。”

“绝不可能。”孟格尔回答，他把文件和地图都仔细观察了一番。

“不可能，”别的人都说，连少校也在内，“不可能，扯不上新西兰。”

“现在，”地理学家又说，“在把这个大岛和美洲海岸隔离开的这一片辽阔的海洋里，三十七度线只穿过一个荒凉无人的小岛了。”

“叫什么？……”少校问。

“你看地图吧。叫玛丽亚-泰勒萨岛，我在三个文件里都找不到这个名字的任何痕迹。”

“没有任何痕迹。”格里那凡应声说。

“因此，朋友们，你们来决定一下，如果不能说有把握，是